

莊子內篇註卷之四

素十

明匡廬逸叟憨山釋德清註

大宗師

莊子著書自謂言有宗事有君蓋言有所主非漫談也其篇分內外者以其所學乃

素十

內聖外王之道謂得此大道於心則內爲聖人迫不得已而應世則外爲帝爲王乃有體有用之學非空言也且內七篇乃相因之次第其逍遙遊乃明全體之聖人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乃一書之宗本立言

之主意也次齊物論蓋言舉世古今之人未明大道之原各以己見爲是故互相是非首以儒墨相排皆未悟大道持以所師一偏之曲學以爲必是固執而不化皆迷其真宰而妄執我見爲是故古今舉世未

有大覺之人卒莫能正之此悲世之迷而不解皆執我見之過也次養生主謂世人迷却真宰妄執血肉之軀爲我人人只知爲一已之謀所求功名利祿以養其形狀賊其真宰而不悟此舉世古今之迷皆不知所養耳若能養其生之主則超然脫其物欲之害乃可不虛生矣果能知養生之生則天真可復道體可全此得聖人之體也次人間世乃涉世之學問謂世事不可以有心要爲不是輕易可涉若有心要名千譽恃才妄作未有不傷生戕性者若顏子葉公皆不安命不自知而强行者也必若聖人忘己虛心以遊世迫不得已而應乃免患耳其涉世之難委曲畢見能涉世無患乃聖人之大用也次德充符以明聖

人忘形釋智體用兩全無心於世而與道遊乃德充之符也其大宗師總上六義道全德備渾然大化忘已忘功忘名其所以稱至人神人聖人者必若此乃可爲萬世之所宗而師之者故稱之曰大宗師是爲全體之大聖意謂內聖之學必至此爲極則所謂得其體也若迫不得已而應世則可爲聖帝明王矣故次以應帝王以終內篇之意至若外篇皆蔓衍發揮內篇之意耳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知人之知乃指真知謂妙悟也天乃天然大道即萬物之所宗旨所爲謂天地萬物乃大道全體之變故曰天之所爲蓋天然無爲而曲成萬物非有心也人之所爲謂人稟大道乃萬物之一數待最審者以賦大道之全體而爲人之性以主其形即所謂真宰者故人之見聞知覺皆知人即天也苟知天人合德乃知之至也是真宰以主之日用頭頭無非大道之妙用是

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大道在人稟而有生者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知者在人日用見聞覺知之知也所不知謂妙性本有人迷不覺故日用而不知由其不知雖有故但知貪欲以養形而不知釋智遺形以養性故舉世昏迷於物欲戕生傷性不能盡性全生以終其天年人者苟能於日用之間去貪離欲即境明心追光返照以復其性是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如此妙悟乃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有患者意謂我說以所知養所不知此還有病在何也以世人一向妄知皆恃其妄知強不知以爲知未悟以爲悟妄爲肆志則返傷其性必待真悟真知然後爲恰當第恐所待而悟者未必真悟則恃爲已悟則未可定也必若真真悟透天人合德本來無二乃可爲真知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意謂我說以人養之外別有妙道蓋天即人也人即大也一直在悟得本來無二原無欠缺苟真知天人一體方稱爲真人矣

此一節乃一篇立言之主意以一知字爲眼目古人所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知之一字衆禍之門蓋妙悟後方是真知有真知者乃稱真人即可宗而師之也然知天知人即衆妙之門也雖然有患即知之一字衆禍之門也謂強不知以爲知恃强知而妄作則返以知爲害矣此舉世聰明之通病也

何謂真人此下喚起真人以示真人之古之所養者深迥與常人不同也古之真人不逆寡寡謂薄德無智之愚人不逆者不拒也不雄成自恃也成謂已爲全德也不暮士暮即謀士即不待已德以激世也事謂無心於事虛已以遵全若然者真人如過而弗悔當不以事干懷也此處世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能登假於道也言真人無心以失利害之心以情不附物故水火不能傷若此則遺物全性是知則能登遐終道也

此真人卽世忘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妄想以真人事不生故寢無夢其覺無憂真人虛懷遊之心故其食不甘以道自娛故不甘於味其息深深者覺無憂此釋上深深之意踵者脚跟也以喻綿綿之意息息而淺則心浮動真人之心泰定而不爲物動故其息深深者心定而息以踵此釋上深深之意踵者脚跟也以喻息之所自發處深不可測故心定而不衆人之息以喚衆人之息在喚則蘆淺之亂用心馳於物而不知返屈服者其嗌言若哇中則易屈服嗌者咽喉也哇吐也以淺龕之言自咽而吐無根之言也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言世人蘆淺如此者乃嗜欲然妙性皆墮妄其嗜欲

此一節言真人妙悟自性是爲真知者故所養迥與世不同而以衆人觀之則自別矣前云有患正恐未悟而恃妄知爲得者害之甚也故此雙明之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前略言真人處世忘利害

此則言真人不但忘利害而且超生死以與
大道冥一悟其生本不生故生而不悅悟其
死本不死故其出不訴其入不距

死二字老出人即生不惡其死子云出生入死由不悅生故不貪生不惡死故不距謂爪而不肯入也

貧也不惡死故不距謂爪而不肯入也

無心遊世翛然冲舉出入死生如遊太虛了無罣碍故云如此而已矣

翛然乃鶴冲舉刷羽之聲也言真人不忘其

所始不求其所終

以悟其生本不生故不忘其始以生與道遊不見

有世可出混萬物而受而喜之忘而復之

衆人以生爲累故患而不喜真人載道而生故受

形而喜雖處人世心不違道相忘於世故念而復念而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心與道遊故不捐道捐棄也人即是天不假造作修爲故不以人助天如是之謂真人

此乃謂之真人

此一節言真人遊世不但忘利害而且忘
死生故雖身寄人間心超物表意非真知
妙悟未易至此欲人知其所養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頷

若然者言真人如此遊世

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

其容貌與衆不同其心志志筆乘作忘言無
心於世也其容寂言容貌寂然乃內湛而外
定也其顙頷寬裕也謂其貌廣大寬容不
拘拘之狀也此老子云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也淒然似秋

言其面嚴冷若秋氣之肅也

暖然似春

言近其面溫暖然令喜怒通乎四時與物有宜
人可親可愛也

而莫知其極

言無心於喜怒但隨物所感或喜或怒了無一定於中故曰通

乎四時與物有宜而人不知聖人之用兵也
無喜怒也故曰莫知其極

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

言聖人無心御世與天施合德假而用兵即亡人之國而不失人心本無殺伐之心也雖

恩施萬世原非有意愛人

也所謂天生天殺之意也

物非自然矣

有心要通於大仁不仁親者

有親非仁也

有心私愛非大

天時非賢也

揣度時勢利害不非任命也

通非君子也

明哲保身乃稱君子不通利害率意狂爲非君子也

失已非士也

利害率意狂爲非士矣

亡身不真非役

利害率意狂爲非君子也

仁也故曰賊

莫大德有心

天時非賢也

揣度時勢利害不非任命也

行名

利害率意狂爲非君子也

亡已爲人則人皆聽役若執已

殉名則見役於物非役人者也

若狐不

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數子者皆知之不真猶名喪實去聖遠矣。

此一節槩言所知不真不能忘已忘名有心要譽徇名喪實皆非真知之聖也下又言真人真知之不同

古之真人此下一節明真其狀義無可人遊世之狀而不

朋 中心和而不流若不足虛之而不承者一物與乎與世一也。君子一脉諸方也雖介然不長

容與其角而有堅也。群而非堅執不化者，旁施爲而中心空。

其虛而不華也 空不以華美爲尚

剛而平貌其似喜乎心於喜也崔子節廉

下雖謀下以擾人其竇平

濟如水之進我色也謂中心湛潔而和氣自溢

與之相處而止我德也而不忍去厲乎其似世平人與相處而不忍去厲乎其似世平

屬謂嚴整而不可犯。警乎其未可制也。警，

禮法之外似不可連乎其似好閑也攝捺束以禮法拘制也

禮法之外，不以禮法拘制也。連乎其似好閑也。攝撫東

以禮法拘制也
卷十 六

卷十

六

六七〇

龍
紋

之 意 虽 收 摄 謂 束 但 似 好 閒 其 實 無 所 開 藏 也 慨 乎 忘 其 言 也
意 謂 對 人 謙 下 以 刑 為 體 刑 者 不 留 其 私 謂
若 忘 其 言 者 以 刑 為 體 中 心 一 私 不 留 以
爲 其 以 禮 為 翼 雖 忘 禮 法 僞 假 禮 以 術 翼 可 行 於 世 以 知 為 時
體 真 知 時 之 可 以 德 為 循 言 以 德 但 為 以 刑 為
否 以 行 止 也 以 德 為 循 循 願 機 宜 也 以 刑 為
體 者 緽 平 其 殺 也 緽 者 有 餘 之 義 謂 裝 盡 私
體 者 緽 平 其 殺 也 欲 一 私 不 留 而 尤 損 之 也

以禮爲翼者所以行世也言既遊世不可出於禮法之外也

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丘高處也言循順機宜接引愚蒙令有識者皆可上進於道故喻如有足者皆可引進於高處也此四句釋上刑禮老子云用知德四句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之不勤勤

勞也言真人遊行於世無心而遊雖行而不勞也

此一節形容真人虛心遊世之狀貌如此之妙言雖超世而未嘗越世雖同人而不

群於人此真知之實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
故者由上游之工夫純

一故得天人合德也好之者天也弗好
者人也今皆一矣是謂之天人合德

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謂天人合一謂天與

裸然而不一者盡皆人合而歸於道則萬物

渾然會歸於道也其一謂天與

人天一則人可其一謂天與

與天爲徒也既人合以天而遊故與人爲徒

人既合天而未免遊於人世天與人不相勝

人天一則人可其一謂天與

與天爲徒也既人合以天而遊故與人爲徒

人既合天而未免遊於人世天與人不相勝

人天一則人可其一謂天與

與天爲徒也既人合以天而遊故與人爲徒

人既合天而未免遊於人世天與人不相勝

人天一則人可其一謂天與

與天爲徒也既人合以天而遊故與人爲徒

人既合天而未免遊於人世天與人不相勝

人天一則人可其一謂天與

與天爲徒也既人合以天而遊故與人爲徒

死生命也此下教人做了死生之工夫命謂自然而不可免者其有殺旦之常天也人有死生如時之夜旦不可免者且陰陽有夜旦太虛恒一而無晵曉喻人形雖有生死而真性常人之有所不得與去皆物之情也自具一毫人力不能與其間此人同有之真體所謂真宰天君是也此須養而後知彼特以天爲父言人人皆稟真性而有形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言此血肉之假身賴世之父而君載我之形卓然不屬形骸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且以世人盡忠者而以身死之况真君宰我之形而不能忘形以事之忠之可謂不智之甚矣此言激切之至人讀此而不悟非夫也

此言真性在我而不屬生死者乃真常之性也而人迷之而不悟嗜欲傷之而不知所養豈非至愚也哉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

如相忘於江湖

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此取魚失水如失道德而後仁義且以仁義相尚正似

相濡以濕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以喻必忘仁義而可遊於大道之鄉也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若兩忘

無譽無非則善惡兩忘而化其道與道爲一乃真知之盛也夫大塊

天地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素十言人生天地勞倦死地勞倦死

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主皆自然而不可郤者命也此所謂人也苟知命之所保即道之在是知由人而即天也

若知天與人本無二致則渾然合道而不以人害天虛心遊世以終其大年生不忘道故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此其天人合德死生無變任造物之自然此知之至也

此言世人不知大道而以仁義爲至故以

仁愛親以死事君此雖善不善故如泉涸而魚以濕沫相煦濡也若能渾然悟其大

道則萬物一體善惡兩忘故如魚之相忘於江湖如此乃可謂知天知人天人合德而能超乎生死之外故在生在死無不善

之者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

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藏天真於有形如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此常人以此爲定見也然造化遷移雖天地亦爲之變而常人不覺如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也

藏小大有宜猶

有所遯

形與天地雖小大有宜宜皆不免於變

若夫藏天下於

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

身與天地萬物皆與道爲一渾然大化而不分是藏

無形於無形如此則無遯則如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不所遯矣此天地萬物之實際也故曰恒物之大情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言大化造物千變萬化而其爲樂可勝計耶

人特萬物之一數耳而人不知特以得人身爲喜如此則萬物皆有可喜者其樂可勝計耶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

言聖人心與道遊則超然生死乃物所不得遯如此則萬物無非道之所在故天壽始終無所不善者而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

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言大道之原乃萬物之根宗故云所係萬物非此而不能融貫而爲一故云一化之所待此

實天地萬物之大宗聖人之所宗而師之者此也可不悟乎

此發明大道無形而爲天地萬物之根本

人人稟此無形之大道而有生是爲真宰

若悟此大道則看破天地萬物身心世界

消融混合而[¶]一體若悟徹此理則稱之

曰大宗師是所謂大而化之謂聖者也至

此則無己無功無名逍遙於萬物之上超

脫於生死之途以世人槩不知此大道之

妙而以小知小見之自是不得逍遙各執

已是互相是非故喪其有生之主而要求

名利於世間故德不充符是則前五篇所

發揮者未曾說破故此篇首乃立知天知

人有真知方爲真人直說到此方指出

箇大宗師正是老莊立教之所宗者如此而已故此後重新單提起一道字來發揮足見立言前後一貫言雖蔓衍而意有所

宗於此可見矣

夫道

上文說了大宗師狀貌估了前義言大化所待者何乃大道也故此下發揮大道之

妙以明萬物所係一化所待之義立意皆從老子天得一

有情有信

齊物云可形已信有以清等來

情無形正指此也此從老子窈窈冥冥其中

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言有情謂雖虛而有實體不無爲無形

湛然常寂故無爲失其用曰信無爲無形

超乎名相故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

以心印心故可以心印心故可傳可受妙契忘十

言故無受無得

自本自根本自天然

未有天地自古

以固存天地以之建立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變化不測爲天地萬物之主

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

伏羲書卦

始於太極推之向上更

在六極之下而不爲

包天地容六事在故不以爲高

以固存故不爲深

先天天地生而不爲久以固存故不爲深

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萬化密移而此稀韋

古帝得之以擎天地參贊化育伏羲也

王名得之以擎天地

參贊化育老子求食於母氣母即老子

之本也

之以襲氣母

襲取也氣母生物之本

北斗天得之以襲氣母即老子求食於母

之福也得之終古不忒

忒差也北斗天樞居所不動故不差忒

日月得之終古不息

運行而不已

堪壞崑崙人兩得之以襲崑崙此言主持崑崙

獸形得之以襲崑崙

此言主持崑崙猶承襲

馮夷也人兩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山神得之以處太山黃

得之以遊大川肩吾也

也得之以遊雲天上僊也顓頊五帝

帝也

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北海外之神山海經云玄

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北海外之神山海經云玄

青蛇蟲兩蛇得之立乎北極北海有神人面鳥形珥兩

名曰禹強也

得之立乎北極北海有神人面鳥形珥兩

仙長得之坐乎少廣王母所居

也莫知其始莫知其終此二句總結上文列聖神人主持天

清一章中變化如許說話

彭祖姓篯古長得

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

世傳彭祖壽八百歲得

古傳說角之賢相得之以相武丁乘東維騎箕尾

卷十

十一

若不悟此而涉人世必有形骸之大患顏子心齊教其悟之之方既悟性真則形骸可外故德充符前一往皆敷演其古今迷悟之狀到此方分明說破一路說來方才吐露所以云言有宗事有君正此意也此

而比於列星

傳說一星在星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

此明大宗師者所宗者大道也以大道乃天地萬物神人之主今人人稟此大道而有生處此形骸之中爲生之主者所謂天然之性以形假而性真故稱之曰真宰而

人悟此大道微見性真則能外形骸直於天地造化同流混融而爲一體而爲世間人物之同宗者故曰大宗師者此也此大宗師即逍遙所稱神人聖人至人所言有情有信即齊物之真宰及養生篇生之主

上已發揮大道明白了然但未說進道工夫故此下乃說入道真實工夫

南伯子葵問於文媯

此人名皆重言也換出個人來設為問答不必求其實也

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問其年老

大而色若嬰兒借以發起必有所養姪以發啟工夫也

即朝平旦也徹朗徹也謂已外生則忽然朗悟如睡夢覺故曰朝徹

曰吾聞道矣

即即

要引人南伯子葵曰可得學耶

此因聞說聞學道也

曰惡惡可

二字皆平聲驚歎之意謂道豈可學之耶

子非其人也

言道非可學要是其人乃可

學况子非學道

人何以見得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

才謂天賦

而無聖人之道

言有美質而我

云天資也

而無聖人之道無進道志向我

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

言我有聖人之道而無美質故多費苦

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

我亦庶幾可成第不知可能造就而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

學言

素子

吾猶守而告之

三日而後能外天下

天下疎而遠故三日而可外此言教之一次也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

近於身故七日而忘生則切於已者故已外生矣而後能朝

外生

生則九日之功乃外朝平旦也徹朗徹也謂已外生則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

徹忽然朗悟如睡夢覺故曰朝徹朝徹而後能朝

外生

天地故不屬古今謂悟一真之性超乎天地量絕

無古今

天地故不屬古今謂悟一真之性超乎天地量絕

無古今

天地故不屬古今謂悟一真之性超乎天地量絕

入於不死不生

古今則見本來不死不生謂了悟性真超乎天地量絕

殺生者不死

生者有形之累也既悟性真則形體已外物累全消故曰殺生

不將也

形體已外物累全消故曰殺生

生生者不生

形化性全則與道

故曰不死

形化性全則與道

其爲物也

物指不死不無

曰生生者不生

生之道體也無

不將也

謂此道體千變萬化化無窮故無不將也將者以也

也

在乎人者日用頭頭左右逢元故曰無不迎也

無不毀也

謂此道體陶鎔萬化挫鏡解紛故曰無不毀

無不成也

謂此道體陶鎔萬化挫鏡解紛故曰無不毀

擗寧

擗者塵勞撓亂困橫拂鬱撓動其心日

擗言學道之人全從逆順境界中做出得有此全質則學之亦易矣

只到一切境界不動其心，專定湛然，故曰「**擇寧**」。擇寧也者，擇而後成者也。此擇擇寧之意，謂從刻告境界中做出，故曰「擇而後成者也」。

此前論大道雖是可宗可師，猶漫言無要。

此一節方指出學道の方意，謂此道雖是

人人本有，既無生知之聖，必要學而後成。

今要學者須要根器全美，方堪授受。授受

之際，又非草率，須要耳提面命，守而教之。

其教之之方，又不可速成，須有漸次而入，故使漸漸開悟。其三日外，天下七日外，物九日外，生死而後見，獨朝徹此悟之之效。

也既悟此道，則一切處日用頭頭觸處現

成縱橫無礙，雖在塵勞之中，其心泰定常

寧。天君泰然，湛然不動。工夫到此，名曰「**擇寧**」。

何謂「**擇寧**」？蓋從「**擇亂**」境緣中做出，故曰

「擇而後成者也」。觀此老言，雖蔓衍其所造

道工夫，皆從刻苦中做來，非苟然也。今人讀其言者，豈可槩以文字視之哉？

上言入道工夫，下言聞道，蓋亦從文字中悟來，故以重言發之。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

此問聞道之原，曰文鵠答。

聞諸副墨之子

副墨文字也。言始從文中來，副墨之子聞

之洛誦之孫

洛誦言包洛而誦習也。意始從文中來，副墨之子聞之，洛誦之孫聞之，謂誦曾文字久而自得也。

之聾許

聾許，謂從耳聞聲入。

聾許聞之，需役

需待也。役使也。言心雖有悟，必待驗之行事之間，一切處現前，不昧與道相應，然後造妙。

也需役聞之於謳

於詔涵泳吟咏之意。

於謳聞之立冥

立冥，聞之參寥者。

立冥聞之參寥

參寥者，空廣大虛無之境，參寥聞之，疑始入於無謂道之實際也。

參寥聞之，疑始

言入於無謂道之實際也。始乃歸極於此學道之成也。

此一節言聖人得此大道，不無所聞。蓋從

文字語言中有所發明以至動用周旋詎
吟咳唾之間以合於玄冥參於寥廓以極
於無始至不可知之地必如此深造實證
而後已如此殆非口耳而可得也是乃可
稱大宗師前來發明大道可宗悟此大道
者可稱宗師但未見其果有其人否耶恐
世人不信將謂虛談故向下撰出子祀等
乃實是得道之人以作證據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尾也孰知死生存亡

爲一體者吾與之友矣意謂從無形而適有形而人之此身皆道之所化故以無爲首者從無有生也眷者身之生者則可相與爲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言心同道合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以子爲此拘拘也此子輿自歎造

物有力壯哉能使我於大化之曲僂發背此
中將以子為此拘拘之形也言形僵僂
子與言其病狀謂形已上言形僵僂
僵僂殘廢且又瘡瘍則五臟之
管向言形曲則兩顧上也願隱於齊限
則兩肩聳高於頂限
高於項句贊頂警也言願隱
陽之氣有沴沴凌亂言不和也言雖從天化
受形以陰陽之氣凌亂不和故
使我形骸如此其心閒而無事言以形廢而
之殘廢不堪也心轉無事此
足見其能以道自適不以形為累也躊躇而鑑於井躊躇扶曳
知不明又鑑於井也謂恐自
則現身如影矣因鑑於井自見其狀乃嘆曰
予爲此拘拘也夫造物者既拘拘爲我此形
矣而又復使我如子祀曰汝惡之乎見子與
此殘廢之惡狀耶子祀因
之嘆乃問之曰亡予何惡亡絕也子與意
子惡此形耶十五謂我心不但絕
然無惡而方與之俱化也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子
因以求時夜浸假造化也言從無形造化之
左臂以爲雞子因之而求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鵠炙若化予之右臂爲
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鵠炙若化予之右臂爲
時夜時夜言雞報曉也

鵠矣言以彈擊
鵠以充炙也
浸假而化予之屍以爲輪以
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此言有道之士既視此身如瘡瘍而不足觀且又視之如影而不可執是則不但無累而且與之俱化故又能借假修真因此而求有實用是則此身雖爲異物若果能化之則形神俱妙真人乘此以遊人世豈更罵哉
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

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

人忘言真

形適真形神俱妙不以得失干心安時處順無往而不自得故哀樂不能入如此是古之所謂縣解者也言生累如倒縣超乎死生則倒縣解矣故云縣解

解者物有以結之

人人本皆如此無累超然

自我不以結之也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人言

任造化而還故人不能勝天既不能勝則任之而已又何惡焉

此一節言真人真知形本無形今既適有

形則爲生累故真人視之如瘡瘍而不可愛如影而不可執如此則但任造化之所

適了無得失之心故死生無變於已所以

安時處順哀樂不入此所謂縣解者也如此看來人人本來天然解脫但人自苦於形累而卒莫能自解者非天之過乃人自結之耳且夫天人之際本來人不勝天吾於此看破久矣雖有此假形吾有真用又何惡焉此其所以爲真人是可宗而師之者也

俄而子來有疾喘焉死將

上言四人羣友而子與之妙已

知之矣今又發子來二人其妻子環而泣之

之妙喘氣喘急而將死之也

犁往而問之曰叱避無怛化

叱避言呵斥其妻子使避之也

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

汝適

言不知造化又將汝作何物也以汝爲鼠肝乎

極細以

汝爲蟲臂乎

不堅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止於父母彼近

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遠戾矣彼物指造何罪
焉言造物亦非有心要死我也故曰何罪夫大塊天地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言造化既全我一生我既任化而生則不貪生故謂善生然死亦從化是為善死吾又何擇焉夫大冶

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鎮鉶神劍名大冶必

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偶然觸之人之形言在

萬化之中偶然觸犯而爲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必以爲不祥之人言萬物不可勝數而自獨以人爲善是不知造化者乃不祥之人也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言天地萬物俱在造化鉤陶之中何物而非造造成形何往而非道之所在如此又何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言死生夢覺而已又何必取捨欣厭哉

此一節言真人所得殊非婦人小子之所知故子犁叱避以形容其必有真知然後

爲真人必若子來之順化而遊死生無變無生可戀無死可拒要學人必造到如此超然獨得之妙純一無疵方爲學問能事之究竟處是可稱爲大宗師矣

上言真人能順死生不知從何致此故下以子桑戶三入發明乃方外了道之人所能此段學問非方內曲士所知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無相與言大道寂然無爲之境相爲於無相爲

言大道寂然無爲之境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言超然世

外遊於萬物之表言生而不無所終窮心見其有生無死相忘以生言死生而無所終窮心見其有生無死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言道合心同遂相與友唯真人乃知便見真人遊世之若此

爲友莫然有間居頃之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夫子使子貢往吊以待葬事將盡禮也或

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
桑戶乎而汝也已返其真而我猶爲人猗猗者
也言汝幸已返其真而我尚且爲人可歎也子貢趨而進曰敢問
臨戶而歌禮乎子貢執禮言臨戶當哭不當歌也二人相視
而笑曰是指子貢惡知禮意言禮之意重在返行故曰修行無有本謂子貢不知此也
子貢返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
有言不捨於禮不能飾行故曰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不以死全無哀戚之容無以命之命名生為事
臨戶而歌顏色不變言彼超脫凡情遊於世外者也孔子曰彼
知與他作何等人物彼何人者耶言畢竟是否等人物孔子曰彼
遊方之外者也言彼超脫世外者也而丘遊方之
內者也言未能超脫世外之人而丘使女往平之丘則
陋矣言我本不當使女往吊此誠我之鄙陋見也彼方且與造物
者爲人相者猶助也言造物本無形彼以爲人之形乃助造物之生意耳而遊乎天地之一氣言彼雖處人世其實心遊乎天地已前與大道

混茫而彼以生爲附贅懸疣贅疣乃山中之癰瘤以喻形乃道之贅疣餘物也以死爲決疣潰瘍彼視身如疽以爲生之大患今幸而死則如疣瘍之夫若然者又惡知生死先後之所在言彼以生死之鄉又何知有死生先後之所在耶假於異物以性真而借四大以成形遺其耳目見故云遺其耳目忘其肝膽言以生爲寄故不見有遊故云忘其肝膽返復終始不知端倪言真人遊於大化之中返復往來無所窮極又妄知以生爲始以死爲終手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
又烏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也示衆人之以世俗之禮加之則非所宜言不當弔也耳目哉言真人處世如寄以形骸爲大患故志形釋智超然物表逍遙於塵垢之外逍遙於無爲寂寞之鄉又何能憤憤以世俗之禮以示衆之耳目哉借重孔子此言乃明方內夫子亦未嘗不知有方外之學也

此一節言方外真人之學逍遙物外自得

之妙非世俗耳目之所及故托孔子子貢
發揮將以破迂儒執禮法之曲見以解憤
憤之執情亦將使其自得超然之境斯正
此老著書之本意也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
說方外真人之子貢因聞夫子十九

子貢因開夫子說方外真人之

道如此故問夫子曰丘天之戮民也夫此
自處何方之依子自謙言已夫免生累蓋懸之未
解乃天之戮民言未能忘極措也雖然吾與

道如故問夫子曰丘天之戮民也此
自處何方之依子自謙言已夫免生累蓋懸之未
解乃天之戮民言未能忘極措也雖然吾與
女共之均夫子言雖然吾未超脫與女子貢曰
問遠舉超脫之今且與女共遊於方外子貢曰
敢問其方脫之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
相造乎道魚之以水爲命如相造乎水者穿

言養魚尚勞功用

定言人造乎道甚易放下故曰魚相忘於江
便是故云無事而生定人能造乎大道浩然
湖人大均則無不忘矣方外之人乃獨行之君
人相忘於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子貢謂
大均則無不忘矣子故問畸人畸人意謂獨
也謂不知獨行之人比方外何如

者曠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孔子言彼方外者於人而侔合乎天若世之獨行君子矜矜自持不能逍遙自在者是乃天之小人則爲人中之君子人中之君子則爲天之小人第未能與天爲一耳

此一節言孔子方內之聖人亦能引進於
方外之學意謂世之拘拘者亦可與造乎
大道故以子貢之才智尚去道遠甚况其
他乎

下明方外之道方內亦有能行者第俗人
不識耳故借顏子發明孔子以開其迷意
若顏子之好學誠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心
於哭喪中心不感全無哀意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
喪蓋魯國以善居喪之名以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
名者乎名不副實回壹怪之壹謂一常怪之仲尼曰夫孟

孫氏盡之

言能極盡

進於知矣

言世人但知世俗之禮而不知天

故人之返本乃禮之實也

唯簡之而不得

夫已有所簡矣

言孟孫知其本無生死又何以哀爲禮哉但世人常情

必以哀爲禮故欲簡之而不得故人哭亦哭

乃不得已而從俗之情耳今哀而不感則已

有所簡矣

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

言孟子孫子言孟

悟不生不知就先不知就後生不死故雖死之道

生而如不有生故云不就先雖死而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知本不死故不就後坦然大化之中若化爲物

言孟孫自視其形在大化之中若忽焉化爲一物耳以待其所不知

之化已乎但待其所不知之大化聽其盡之而已乎豈方將化惡知不化哉

言方將化惡知有不化者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言世人但知固守其形將謂不化彼惡知造化密移而念念已化哉

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

言世子人但知固守其形將謂不化彼惡知造化密移而念念已化哉

到此方言孟孫之母雖死

有駭形而無損心而不死者存但形死耳故

日有駭形如豚子之視死毋而走也若其天故

真之性湛然不遷所謂死而不亡故曰無損

言孟孫之母雖死

此十

心有旦宅而無情死

言其生如旦其形如宅謂假形雖化而真宰長存故日有旦宅而無情死

言孟孫氏特覺死而不死之

於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孟孫已知其母

死而不哭故其所以乃

不哭但以世情

如此哭而不哀切也

言既知死而不死則視已死之孟母即未死

之孟孫故相較之乃吾之耳相與謂一體而

此

於

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不哭但以世情

存故

日有旦宅而無情死

謂假形雖化而真宰長存故

初心造道功夫，故如安排及夫純一到大化之境，自然頓悟，不假作為而自證入也。

此一節言方外之學方內亦有能之者第
在世俗之中常情所不識必有真人乃能
知之故借重顏子與聖人開覺之此段最
是惺悟世人真切處

上言了無生死乃造道之極要在頓悟下
言世人必欲學道須將仁義恭矜智能風
習之事一切屏絕乃可入道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
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行仁義而明言是
教汝意

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軼矣何軼助語辭言又
被堯教壞了也夫堯既黥援其鬚則毀其面貌汝以仁義仁義
爲行壞了而劓割其鼻也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
本來面目縱橫變化轉徙也之途乎
遊夫遙蕩逍遙之境恣睢也轉徙也之途乎
言汝已被堯以仁是非壞了汝本來面目而拘於仁義是非之場又何能遊於逍遙大道

之鄉平乎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蕃奧亦願遊
其蕃籬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夫眉
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夫青黃黼黻之觀
言汝心既盲鼓難以與大道也意而子曰夫無莊貌者古之美之失其美據梁古之有之力者之失其力黃帝之忘其

言至人之善教能使人皆在鑪鍤之間耳
知人失其平昔之所自有
言上三人頃失其固有是
在夫子之陶鑄之中耳
庸詎知夫造物者

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言我今日幸得見先生豈非造物者補我之缺失乘其渾全之大道以隨先生耶許由曰噫未可知也言汝雖有志未知何如也我爲汝言

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

言大道生天上地化育萬物而無心故不有其巧

此所遊已

言鑿物已卜乃吾師之游遊者如此而已

此一節言欲學大道必須屏絕有心要爲

仁義恭矜智能之事方可超玄入妙而逍

遙乎大道之鄉蓋仁義智能乃功名之資

世俗之所尚實爲大道之障礙故耳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

矣曰可矣猶未也

言雖志仁義則可許有入道之分然猶未也

他

日復見曰

顏回他日又見夫子

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

忘禮樂矣

言忘禮樂則不可拘拘於世俗也

曰可矣猶未也

言雖

志人而同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

未忘已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

忘坐忘矣仲尼蹙然改容曰何謂坐忘顏回

曰坐忘矣仲尼蹙然改容曰何謂坐忘顏回

曰隳壞支體言忘形也黜聰明泯知

離形去知同

於大通言身知俱泯物我兩忘浩

此謂坐忘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

言身世兩忘物我俱空則取捨情盡故無所好

化則無常也

言物我兩忘則形神俱化化則無已則物無非已故不常執我爲而汝果實其賢乎言汝功夫到此丘我也而他也果也其賢乎言汝功夫到此丘

也請從而後也

夫子自以爲不若亦願爲此也

此一節言方內曲學之士果能自損兼忘

而與道大通雖聖智亦嘗讓之意謂此等

功夫非智巧可入也故前以子貢之不知

今以顏子乃可入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

病矣

知其絕食也

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

若歌若哭

言歌之哀也

皷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

乎

此皷琴有不任其聲言餓而無力之曲也

有不任其聲而趣舉

其詩焉

趣舉其詩言氣短促舉詩而氣不相接也

子輿入曰子之

歌詩何故若是

言何故不成音韻也

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

言且歌且思使我如此之貧至極者不可得不知其誰使也

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弗可得也

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此一節總結一篇之意然此篇所論乃大宗師而結歸於命者何也乃此老子生平心事有難於言語形容者意謂已乃是有一大道德之人可爲萬世之大宗師然生斯世也而不見知於人且以至貧極困以自處者豈天有意使我至此耶而不見知於時者蓋命也夫即此一語涵蘊無窮意思然此大宗師即逍遙遊中之至人神人聖人其不知爲知即齊物之因是真知乃真宰即養生之主其篇中諸人皆德充符者總上諸意而結歸於大宗師以全內聖之學也下應帝王即外王之意也

應帝王

素子

二古

莊子之學以內聖外王爲體用如前逍遙

之至人神人聖人即此所謂大宗師也且

云以塵垢粃糠猶能陶鑄堯舜故云道之

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爲天下國家所謂治天下者聖人之餘事也以前六篇發

揮大道之妙而大宗師乃得道之人是聖人之全體已得乎已也有體必有用故此應帝王以顯大道之用若聖人時運將出迫不得已而應命則爲聖帝明王推其緒餘則無爲而化絕無有意而作爲也此顯

無爲之大用故以名篇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此篇以無知二字作眼目於世漠然而已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汝乃今知之乎言汝今日乃知不知之妙有虞氏不及泰氏向來世人祇知有虞氏之爲聖人而不知

不 及 泰 氏 也 有 虞 氏 其 猶 藏 善 美 仁 以 要 人 此言有虞
之 不 齋 處 盖 以 仁 為 善 故 有 心 以 仁 要 結 人 心 亦 得 人 矣 而 未 始 出
於 非 人 言 有虞氏以仁要人雖亦得人且不能忘其功名但是世俗之行而未能超出人世而悟真人之道妙以造非人之境也 泰 氏 其 臥 徐 徐 徐軒
其 覺 于 于 自 得 之 妙 一 以 已 為 馬 一 以 已 為

牛 其 知 情 信 其 德 其 真 而 未 始 入 於 非 人 此言

泰 氏 超 越 有 虞 虛 懈 以 遊 世 心 開 而 自 得 且
物 我 築 忘 人 欺 以 為 牛 則 以 牛 慸 之 人 呼 以
爲 馬 則 以 馬 慸 之 未 嘗 穎 軌 我 先 與 物 俱 化
其 知 則 非 妄 知 而 悟 其 性 真 然 情 信 指 道 體
而 言 前 云 有 情 有 信 是 也 此 其 體 也 至 其 德
用 甚 真 不 以 人 為 即 已 超 尘 情 安 於 大 道 非
人 之 境 而 不 墮 於 虛 無 且 能 和 光 同 壽 而 未
始 拘 拘 自 隘 此 泰 氏 之 妙 也 盖 已 得 大 宗 師
之 體 而 應 用 世 間 特 推 踏 等 以 度 世 故 云 未 始 人 於 非 人

人 之 治 也 治 外 乎 言 聖 人 之 治 天 下 豈 治 外 乎 正 而 後 行
正 即 前 云 正 生 以 正 衆 生 謂 使 各 正 性 命 之
意 諸 聖 人 但 自 正 性 命 而 施 之 百 姓 使 各 自
正 之 老 子 云 清 淨 为 天 下 正 確 乎 能 其 事 者 而 已 矣 確 者 真 淨
能 事 即 孟 子 之 良 龍 言 人 各 素 大 道 以 為 杜
命 之 正 天 然 自 足 一 毫 人 力 不 能 與 其 闊 今
但 使 人 人 各 悅 性 真 则 恬 淡 無 为 日 化 矣 又 何 假 有 心 當 之哉 且 鳥 高 飛 以
避 烏 鳥 之 害 龜 鼠 深 穴 乎 神 丘 社 壇 也 之 下 以
避 烟 鑿 之 患 而 曾 二 虫 之 無 知 言 鳥 鼠 二 虫 天 性 自 得 但
人 心 以 機 械 而 欲 取 之 故 高 飛 深 穴 而 避 之
而 人 會 謂 二 虫 之 無 知 乎 百 姓 天 性 猶 鳥 鼠
也 人 君 有 心 欲 治 之 能 不 驚 而 避 之 平 外 篇 馬 蹄 痛 發 明 此 意

此 上 二 節 言 治 天 下 不 可 以 有 心 情 知 好

下 中 始 乃 接 日 中 始 乃 接 曰 告 我 君 人 者 以 已 出 經 常 法
與 所 見 之 人 言 人 君 治 天 下 當 以 所 出 之 常 法 為 程 準 以 義 制 而 度 人 也 式 程 準
義 度 人 常 法 為 程 準 以 義 制 而 度 人 也 以 此 乃 治 天 下
孰 敢 不 聽 而 化 諸 人 畏 以 此 治 之 也 言

爲以自居其功若任無爲而百姓自化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清淨爲天下正若設法以制其民不但不從而且若鳥鼠而驚且避之也

天根遊於殷陽地名至蓼水水名之上適遭也無

名人而問焉事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主六曰去女

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豫者從容安詳之意而問之太奢矣也

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言任造化而爲人厭

厭不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乃道之取譬也廣袤謂之鄉

以外而遊無何有之鄉大道無際也

以出六極

野父何弔音以治天下感溺予之心爲無名責天報河之愈平而無禮也言我雖處世但順造化而爲人乘化而遊若厭而不欲爲人則乘大道而遊於廣大逍遙無爲之境又角以天下觸我之心而若此耶又復問天又問必願聞其說也無名人切故告之以正汝遊心於游謂恬淡寂寞之境

合氣於漠漠冲虛也言順物

自然不可有心情知妄爲而無容私焉會萬物以爲已而天下治矣庸私必如此而焉

此一節直示無爲而化治天下之妙欲君

人者取法返乎上古無爲之化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假若於此嚮也疾捷

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及明王乎老聃曰是

於聖人也言如此之人胥罪役也易也技

工技謂向道係羈於勞形怵心者也言嚮疾彊梁之人亦似胥役之罪夫更番不暇工役之係肆勞苦形骸驚惕共心者也將此以比王自告不暇安能

治民平且也虎豹之文來田言虎豹因皮有文

緩狙之便捷執鰐音之狗言狗能

來藉繩繫以之也言緩狙因便捷故人得而繫之以教如

衣冠狗能執狸人得而繫之以克田獵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言若禽獵之人可比明王

是者可比明王乎則緩狙與執狸之狗亦可

王矣陽子居感然改容曰敢問明王之治言

是之人不可比明王。敢老聃曰明王之治功
問如何是明王之治。老子曰明王之治功
蓋天下而似不自己。縱有功蓋天下而不自居其功者
與人萬物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而民不知恃賴者
莫舉名名不可得而舉稱使物自喜。但使物自遂
何有測識而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不測無有

通指大造之鄉也此全非老子爲而不長不幸之意

此一節發揮明王之治皆申明老子之意
以示所宗立言之本極稱大宗師應世而
爲聖帝明王以行無爲之化也。

上言明王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如此乃
可應世以治天下但不知不測是如何境
界人亦有能可學而至者乎故下撰出壺
子乃不測之人所示於神巫者乃不測之
境界列子見之而願學即其人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神巫乃善相者名季咸也知人之死生

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吉相人最驗
若神鄭人見之皆棄之而走。言畏其靈驗恐故皆走不
歸以告壺子此乃列子之師也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意謂神巫超過壺
子曰吾與汝既其文言我之教汝者但外
既其實其道之真實而汝將謂得道歟汝未謂已得道歟
謂已得道以比人有心對待而相者乃見其禍福若心能絕待又何從而相之如雌而無雄又何
焉而汝以道與世亢與人相比也必信夫必信故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言不數十驚歎
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言不數十
吾見怪焉吾見怪也見濕灰焉言面如濕灰絕無生機也

列子入泣涕沾襟以聞先生必死不測之境此下三見壺子示之安心觀乃安心之法也地文乃萌草之未出乎不震動不正猶顯示也謂我安心於至靜一念安於至靜之地此止也萌芽曰萌於至靜一念不生不動不顯之地即心念俱及泯絕故而如濕灰無生機也是殆見吾杜也止德機猶生機也

言彼始見我止絕生機故將謂我必死也嘗又與來命明日再來看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言汝之先生幸遇我可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也權活動矣言我見其死而復活乃有生機也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囑吾之以天壤天壤謂高明昭曠之地此即觀也名實不入言性地光存而機發於踵深處也言自從至深也而機發於踵靜之地而發起照用如所云即止之觀也是殆見吾善者機也言彼見吾善而之以天觀也嘗又與來再命明日更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言精神恍惚顏色不

一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言待精而復相之也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囑示之以太冲至虛之地莫勝言動靜不二也初偏於靜次偏於動今則安心於極動靜不二猶言止是殆見吾衡也氣機也觀雙運不二之境也是殆見吾衡也氣機也言平等待心動靜不二故氣機亦和融而不測也下壺子又詳明前所示者乃三種觀法

故彼莫鯢鯢鰐也桓盤盤桓言鰐魚盤於深泥也之審處也爲淵淵湛窟乃止觀之名然鯢桓之所處於深泥以喻至靜即初之止也止水之審爲淵斯鑑即次之天壤之觀也流水之審爲淵流此喻觀也止水澄清萬象斯鑑即靜而動動靜不二平等安心即末後太冲莫勝止淵有九種言定有九種觀不二也

示之者乃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列子追之不及返以報壺子曰已滅矣言去之已失矣吾弗及矣言我追之不得見矣已不及已壺子曰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宗者謂虛無大道之根安於無有了無動

聖之相即佛氏之虛而委蛇言我安
攝三觀於一心也吾與之虛而委蛇言我安
虛無有之地但以虛體而心於至
示狀貌委蛇隨順彼耳不知其誰何故彼
其誰何也因以爲爭靡言物之類靡
言精神浩蕩難於收拾也因以爲波流
捉摸不定也故逃也故逃走耳然後列子自
以爲未始學初則列子未得壺子之真實故
以神巫焉至今見壺子所以示
神巫者雖善相卒莫能測識其端倪到此方
信壺子之道大難測而始知自己從來未有
學而歸立志造修也三年不出專一做爲其
也雕琢復樸先以雕琢喪樸今塊然不識不
事雕琢復樸則還純返樸矣塊然知之貌不
人初未入道而有入物分人別之心今則分別情忘而爲妻妾
妻嬖言列子初特自己有道以驕其妻今能忘身而爲妻妾
事雕琢復樸封謂受形骸是於大化之中乃立人我擴生是非固執而不化者猶有封之疆界也而今乃知此形爲紛擾而封畛之一以是終言列子竟此學
此一節因上言明王立乎不測以無爲而
化莊子恐世人不知不測是何等境界爲

何等人物故特撰出個壺子乃其人也即
所示於神巫者乃不測之境界也如此等
人安心如此乃可應世可稱明王方能無
爲而化也其他豈可彷彿哉言此段學問
亦可學而至只貴信得及做得出若列子
即有志信道之人也此勵世之心難以名
言矣

上言壺子但示其不測之境下文重發揮
應世之用

無爲名戶尸主也言真人先要忘
智謀之所聚曰謀府言一任無爲事任言不
無心不可以智謀爲事也行任事謂有擔當則爲累爲患
但順事而應若非己出者也無爲知主主
以知巧爲主也言順物體盡無窮體言體會
忘懷不可主於智巧也體盡於大道應
化無有而遊無朕朕兆也謂遊於無物之初
窮盡也言但自盡其所受

而亦未見有亦虛而已如此亦歸於虛而已得之心也。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其間故能勝物而不傷。至人用心如明鏡當臺物來顧照並不持心要應事之未至亦不以心先迎即物一至妍醜分明而不留藏妍醜之跡了無是非之心如此虛心應世故能勝物而物卒莫能傷之者虛之至也。

卷一

已前說了真人許多情狀許多工夫未後直結歸至人已下二十二字乃盡莊子之學問功夫效驗作用盡在此而已其餘種種撰出皆蔓衍之辭也內篇之意已盡此矣學者體認亦不必多只在此數語下手則應物忘懷一生受用不盡此所謂逍遙遊也。

南海之帝爲儻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儻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

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渾言雖俄爾有形尚無情識渾然沌然無知無識之時也及情竇日鑿知識一開則天真盡喪所謂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也副墨以儻爲火以忽爲水渾毛爲土似有理太犯牢鑿只如此解則已

此儻忽一章不獨結應帝王一篇其實總結內七篇之大意前言逍遙則總歸大宗師前頌言小知傷生養形而忘生之主以物傷生種種不得逍遙皆知巧之過蓋都爲整破渾沌喪失天真者即古今宇宙兩間之人自堯舜以來未有一人而不是鑿破渾沌之人也此特寓言大地皆凡夫愚迷之人槩若此耳以俗眼觀之似乎不經其實所言無一字不是救世懲迷之心也豈可以文字視之哉讀者當見其心可也。

即予此解亦非牽強附合蓋就其所宗以得其立言之旨但以佛法中人天止觀而參證之所謂天乘止觀即宗鏡亦云老莊所宗自然清淨無爲之道即初禪天通明禪也吾徒觀者幸無以佛法妄擬爲過也

卷三

三

子內篇註卷之四

音釋

頰皮變切
音卡
豨許_{上聲}
希上聲
鳩居爲_切
音焉
蹠蹠_{譌北}
音_切

音逆_切
聲相_切
然切音_切
音_切
音叔_竹